



沙尘暴

[大仙]

北京的春天,沙尘暴扑面而来。我站在三元桥南侧的过街天桥旁,以沙洗面,好在我皮糙肉厚,前脸沧桑,后脑苍茫。有数据称平均一个首都人民,就要背负三公斤沙尘,由于我脸比较长,就比别人多承担一公斤。在公交特8静安庄的站牌下,我大喊:“让沙尘暴来得更猛烈些吧!”边上同事说我脑袋进沙了,进沙就进沙吧,没沙就没沙尘暴了!我站在沙尘暴中,恨不能悠悠地裂天崩。望苍天,风沙汹涌,烟在手,问谁来续我火种?人世间百媚千红,我顶烦你那一千!

特8双层巴士沿着首都的街道缓缓而行,高大的车体与沙尘暴融为一体。街道两旁,年轻女子的脸隐于纱巾之中,阵阵黄沙,拍击着细软之物,而仙肌安然无恙。我才知道,什么叫巾帼英雄?巾帼英雄就是在沙尘暴中,罩着纱巾傲然而行。特8驶抵公主坟,过街天桥上,我放眼四望,一阵苍凉。在这座过街天桥上,我曾和一位白衣女子在沙尘暴中分道扬镳,然后,在悲情黄沙中,我为她写下——

你的手一挥,说要跟我吹,爱情被一刀剁碎,伤心连着两肋。你讲得不对,见大款就追,但是这一次心灰,以后爱谁是谁。我以为我的稿费,可以满足你的消费,风一吹,我才知道自己早没地位。

他是个擦皮鞋的男孩子,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认识了他。

那天中午,我出去吃饭,又见到了他,他照例坐在人行道旁,埋着头,正在替人擦皮鞋。在初春的阳光下,他显得单薄而瘦小。

我在他身边停下来,他抬头见是我,立刻笑了。“你怎么会来呢?”他问。“哦,我去肯德基吃饭,路过这里……”我不假思索地说。他点点头,手脚麻利地收拾好他的小摊子,然后拍拍身上的灰尘,说:“走吧,我们一起去——肯德基。”

我很难堪,然而他向前走时的快乐阻止了我想拦住他的冲动。“肯德基”就在不远的地方,只走几步就到了。他推门进

去,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——那明显发育不良的瘦小躯干,裹在破旧且沾满了油污的衣服里;一头乱发盖在他同样沾满了油污的额上;他穿着一双落满了灰尘早已走样的破皮鞋,就这样站在明亮干净的餐厅里,是如此的格格不入。然而他却笑着,仿佛无视这些目光的存在。他踌躇了一会儿,转头问我:“怎么点呢?我从没来过这儿。”

我醒悟过来,越过他走向柜台,却被他拦住了。“我请你,真的,我请得起。”他挺了挺他并不

强壮的胸膛,脸上露出一一种庄重的神情,然后走向柜台。他研究了那张价目表,向那个吃惊但仍然微笑的小姐说:“请给我两份套餐。”他彬彬有礼,如同一个绅士。

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他从怀里掏钱,那些皱皱的小票,被他细心地整理过,整整齐齐的,他一张一张地数着,在众多诧异的目光里,郑重地把钱放在柜台上。

我知道他擦皮鞋的价钱,知道他平常的午餐是两个包子加一杯清水,也知道他在那家小旅馆里住一夜是两元钱……

我敢说那天中午我们是整个餐厅里最引人注目的。一个时髦女孩与一个擦皮

鞋的男孩坐在一起啃着鸡块,也许我自己见到也会吃惊。然而他的安详感染了我,在各种目光和窃窃私语里,我终于也安详起来。

在快吃完的时候,他忽然说:“以后,别跟人说你有一个擦皮鞋的朋友。”我吃了一惊,问他为什么。他低着头,拨弄着色拉,良久才说:“人家会笑话你的。”我的泪一下子涌上来了。而他,慢慢地抬起头,看着窗外。泪眼朦胧中,我看见他的眼角那一抹宁静的笑。

擦皮鞋的朋友

[于水萍]

